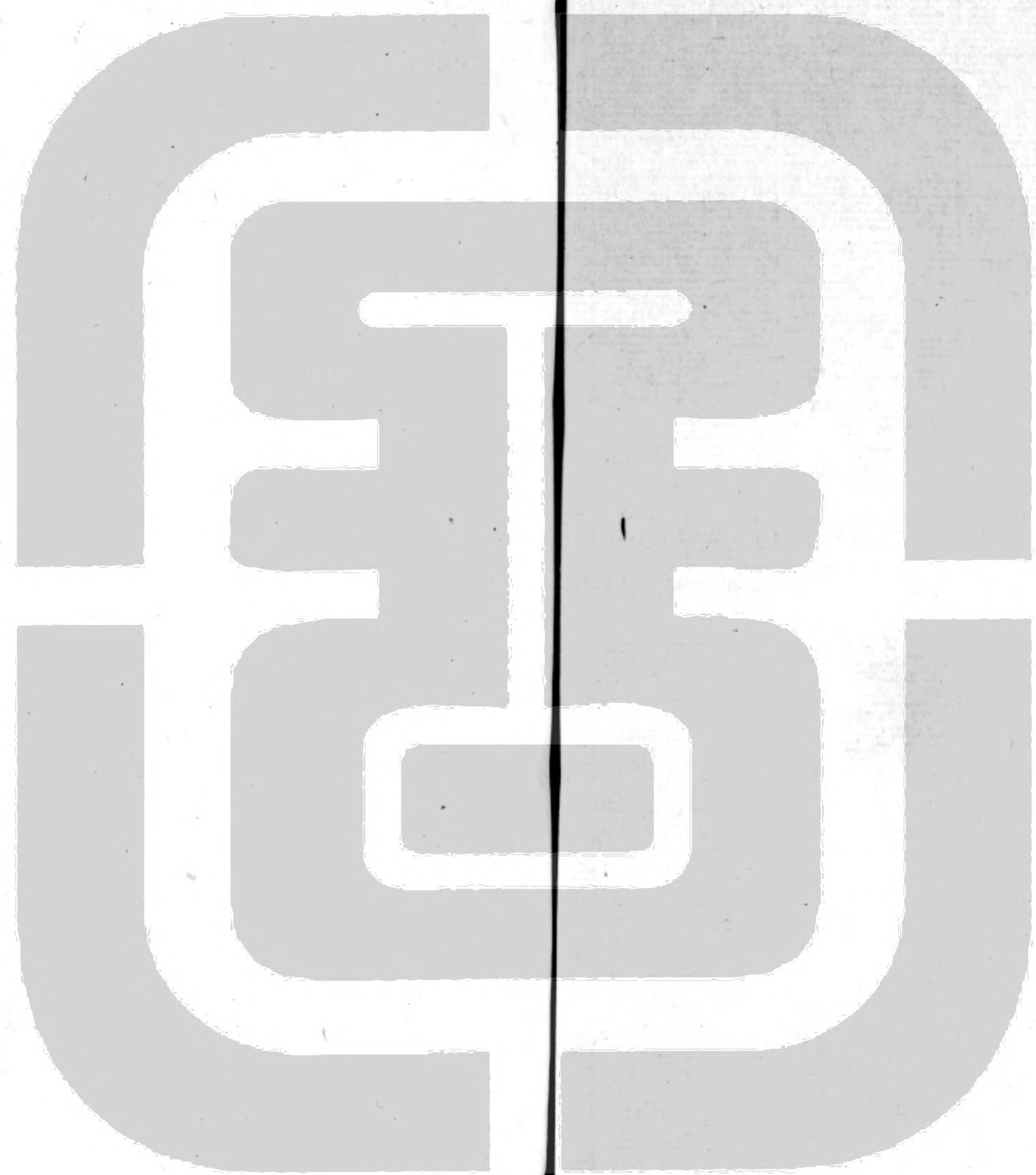


書



日知錄卷之二十一

作詩之旨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

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自叙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



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痛苦聞於上邪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詩不必人人皆作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臯陶賡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栢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蕪累之言始多於世矣

死命曆而無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詩不聞後世之人議其劣於舜與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統乃其事在六經而所自爲歌止於龜山彼婦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與夫我則不暇與

宋邵博聞見後錄曰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

之不議也石林詩話人之才力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二人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爲之者也尹師魯與歐

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

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

五子之歌適得五章以爲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見耳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一
渭陽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晉公子無一言尹吉甫作崧高之詩以贈申伯烝民之詩以贈仲山甫韓奕之詩以贈韓侯而三人者不聞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詩不以無和答爲嫌

詩題

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國竝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賚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兩無正篇韓詩篇首有兩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竝無題郊祀歌饒歌曲各以篇首字爲題又如王曹旨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

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往在西京時則以往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宮中呂太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字爲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

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韻

古人但謂之音不謂之韻今始從俗名之耳魏晉

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于是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者獨闕宮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韻強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於義必有不達故末四句轉一韻是知以韻從我者古人之詩也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也自杜拾遺韓吏部未免此病也

葉少蘊石林詩話曰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如李邕蘓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

此不可爲不知者言也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彖象傳其用韻有多有少未嘗一律亦有無韻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韻無字則及他韻他韻不協則竟單行聖人無必無固于文見之矣

詩有無韻之句

詩以義爲主音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易則無韻不害漢以上往往有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杜甫石壕吏詩

兩韻也至當不可易下

句云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則無韻矣亦至當不可易
古辭紫騮馬歌中有春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二句無韻
李太白天馬歌中有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二句無韻
野田黃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無韻
行行且游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無韻

五經中多有韻

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
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
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
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

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召旻之四章是矣
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
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爲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
正文此則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孔子贊易十篇其彖
象傳雜卦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
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
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
合者固未嘗有心于用韻也尚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
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
天下君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
罔大墜厥宗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
張于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
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又如曲禮行前朱鳥
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禮運玄
酒在室醴醎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
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
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
天之祐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
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

臣以爲紀綱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
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
子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讒民乃作慝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通荒亡爲諸侯憂凡此之類在秦
漢以前諸子書竝有之太史公作贊亦時一用韻而漢人
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

易韻

易之有韻自文王始也凡卦辭之繁者時用韻蒙之瀆告
解之復夙震之虢啞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則辭愈繁而
愈多用韻疑古卜辭當用韻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鏘姜
卿京驪姬之渝瑜猶臭伯姬之盍貺償相姬旗師丘孤張

姑逋家虛鄢陵之蹙目孫文子之陵雄衛侯之羊亡竇踰
又如國語所載晉獻公之骨猾粹史記所載漢文帝之庚
王光漢書元后傳所載晉史之雄乘崩興皆韻也故孔子
作彖象傳用韻蓋本經有韻而傳亦韻此見聖人述而不
作以古爲師而不苟也郭璞註爾雅釋訓篇本經有韻註亦用韻
彖象傳猶今之箋註者析字分句以爲訓也繫辭文言以
下猶今之箋註於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書之義
而通論之也故其體不同

古詩用韻之法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百二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
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
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卽隔句用韻者卷耳之
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
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
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
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
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
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
一體拘於是其有上下各自爲韻若兔且及采薇之首章魚
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爲一韻中間自爲
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
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

之變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爲之也

古人不忌重韻

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無此體遂欲分爲八章以爲必分爲八而後可以重押韻無害也不知柏梁臺詩三之三治二哉二時二來二材已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爲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韻也故有四韻成章而唯用二字者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韻成章而唯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韻成章而唯用一字者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湯漢曰儀

禮祭侯辭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左傳虞叔引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曹子臧引志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晏子引諺非宅是卜惟嚙是卜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如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皆古人以本字自爲韻者也

采薇首章連用二猥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

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牽三章連用二庶幾字

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

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又如簡兮卒章連用

三人字那連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亦

然如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鬚字羅敷

字在下句未三見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

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字蘓

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一人字結髮爲夫婦一首二時字陳
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阮籍
詠懷詩灼灼西墮日一首二歸字張協雜詩黑蜨躍重淵
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帝撰孔
子正言竟述懷詩二反字任昉哭范僕射詩二生字三情
字沈約鍾山詩二足字然則重韻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
乎

諸葛孔明梁父吟云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誰能
爲此謀國相齊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而已
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治氏失之矣

潘岳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
遭盡兮慨俛首而自省用二省字

初唐詩最爲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
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用
二相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
相固無異義也且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異義哉

李太白高陽歌二杯字廬山謠二長字杜子美織女詩二
中字奉先縣詠懷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二白
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園人送瓜二草字
寄狄明府二濟字宿鑿石浦二繫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
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

王摩詰
故太子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一
太師徐公晚歌重用二名
字施之律詩則爲非體

詩有以意轉而韻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
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兮猶求友聲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
悲止於論鼓鐘於樂辟靡於論鼓鐘於樂辟靡又若公無
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轉者不容別換一字

七言之始

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
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如靈樞經刺節真邪篇凡刺小邪日
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
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

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縠盛文章極服妙絲照萬方此皆七
言之祖

素問八正神明論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
獨悟口弗能言傑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
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其文絕似荀子
成相篇

一言

緇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
予則言之不順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爲詩也

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一句吳字一
句亦是一言之詩

古人未有之格

語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詩而四字皆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莊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爲一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孟嘗君傳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是也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古詩有八言者胡瞻爾庭有縣貍兮是也有九言者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然無用爲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於歌也長則意多冗字多懈其於文也亦難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則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詩之本義也

正義引顏延之二云詩體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

知此義者

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從來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爲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工也此漢人所以難之也

詩用疊字

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鼠濊濊鱸鮪發發葭莢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複而不厭贖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卽無人可繼

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透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

左右汜濔濔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
九辯乘精氣之搏搏兮鶩諸神之湛湛騶白霓之習習兮
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茈茈兮右蒼龍之躡躡屬雷師
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鯨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
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
辭賦亦罕及之者

次韻

今人作詩動必次韻以此爲難以此爲巧吾謂其易而拙
也且以律詩言之平聲通用三十韻之中任用一韻而必
無他韻可易一韻數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無他字可
易名爲易其實難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湊足之文或未
順則曰牽於韻爾意或未滿則曰束於韻爾用事遣辭小
見新巧即可擅場名爲難其實易矣夫其巧於和人者其
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故難易巧拙之論破而次
韻之風可少衰也

嚴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
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鬪工遂至往復有八
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啓曰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
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
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
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爲

詩者或相倣效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是知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爲戲而當時卽已取譏於人今人乃爲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矣

歐陽公集古錄論唐薛稷倡和詩曰

唐書薛稷河中寶鼎人長於詩其間

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然詩皆不及萃蓋倡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可謂知言

朱子答謝成之書謂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凡詩不束於韻而能盡其意勝於爲韻束而意不盡且或無其意而牽入他意以足其韻者千萬也故韻律之道疏密適中爲上不然則寧疏無密文能發意則韻雖疏不害

柏梁臺詩

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爲庶人

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漢書言削五縣僅有八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

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卽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旣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表孝景前七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詩體代降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

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書法詩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皆八分書者是今之真書不足爲字也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皇朝文鑑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體之詩皆不收是今之律詩不足爲詩也今人將繇真書以窺八分繇律詩以學古體是從事於古人之所賤者而求其所最工豈不難哉

鄞人薛千仞岡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士可兼爲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詩人改古事

陳思王上書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註謂赦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鴻本適吳而以爲越者吳爲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

犒者秦師而改爲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李太白行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安足道杜子美諸將詩昨日玉魚蒙墓地早時金盃出人間改黃犬爲蒼鷹改玉盃爲金盃亦同此病

自漢以來作文者卽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本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爲之豈不爲人譏笑

庾子山賦誤

庾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擣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爲離別之別又非也

于仲文詩誤

隋于仲文詩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按漢書高帝紀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景駒注文穎曰楚族景氏駒名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爲入楚豈非梁陳已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詳典據故邪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貶此用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與此一類

李太白詩誤

李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今在河套內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

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鴈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山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梁徐悱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爲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卽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也

郭璞賦誤

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竝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邪

陸機文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媪來歸乃不攷史書之
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陵廟本紀
五年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媪爲昭靈夫人則其
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
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
公吕后竝無皇媪

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故文反正
爲乏於文皿蟲爲蠱又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竝
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

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爲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
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
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
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爲字也以文爲字乃始於史記秦
始皇琅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
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孝經

契亦有此語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註云古曰名今日字

儀禮聘禮註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三國志注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

造作異字

千名以上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

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
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書

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則通謂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爲字矣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顒沈約出音降而爲韻矣

古文

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字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三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後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之不復通者多矣

說文

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爲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况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楊慎六書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楊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戶形說張林說黃顯說周盛說遼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爲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

其文各異者

如汜下引詩江有汜，汜下引詩江有汜，速下引詩赤，寫已已擊下，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二也。鄭立常駁許引詩赤，寫擊擊。

顏氏家訓亦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之以當之。

如說文無劉字，後人以字當之，無免字。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為居，薛从辛為臯，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為棗訓為惡，米武王載施之施，改為坡，訓為甬土，威為姑也。為女陰，毆為擊聲，因為故廬，普為日無色，此何理也。貉之為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

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曰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勦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為法古用為卜，中童為男有臯，襄為解衣耕弔為人持弓會毆禽辱為失耕，時吏為束縛，捽批罰為持刀罵詈勞為火燒門宰為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為十六日月始虧刑為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墨師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夫訓參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毫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藉反多闕畧，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為居薛从辛為臯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為棗訓為惡米武王載施之施改為坡訓為甬土威為姑也為女陰毆為擊聲因為故廬普為日無色此何理也貉之為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

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曰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勦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為法古用為卜中童為男有臯襄為解衣耕弔為人持弓會毆禽辱為失耕時吏為束縛捽批罰為持刀罵詈勞為火燒門宰為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為十六日月始虧刑為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墨師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夫訓參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毫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藉反多闕畧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崔玄伯受字義
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
與許氏有異可見魏晉
以來傳受亦各不同

王莽傳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
行食貨志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
亦云

所以爲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曰卯金修德爲天子
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

卯金也是古未嘗無劉字也趙宦光曰說文無劉字但作
鎡金按漢書卯金刀之讖及

古印流傳者劉姓不下數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
十百面竝作劉無鎡字

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臣等謹製樂舞名曰章

斌之舞魏去叔重去遠是古未嘗無斌字也徐鉉較定說
文前列斌字

云是
俗書

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切

字鉉等所加也趙古則六書本義曰漢以前未有反切許
氏說文鄭氏箋註但曰讀若某而已今說

文反切乃未翺以孫恂唐韻所加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

之類亦鉉等加也又云諸家不收今附之字韻末者瀾亦

鉉等加也睥字下云說文直作牟趙宦光曰詳此則本書
禱出衆人之手審矣安得不蕪穢也凡參訂經

傳必以本人名冠之
方不混于前人耳

始字說文以爲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哉

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若用

此解必從男乃合耳

說文長箋

萬曆末吳中趙凡夫宦光作說文長箋將自古相傳之五

經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異於先儒乃以青青子衿為淫奔之詩而謂衿即衾字

詩中元有衾字抱衾與襦錦衾爛兮

如此類者非

一其實四書尚未能成誦而引論語虎兕出於柙誤作孟子虎豹出亏出

兕

然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闕而適當喜

新尚異之時此書乃盛行於世及今不辯恐他日習非勝是為後學之害不淺矣故舉其尤刺謬者十餘條正之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

壁九經一百六十卷九經者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又有

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二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立

度九經字樣皆刻之於石今見在西安府學凡夫乃指此

為蜀本石經又云張參五經文字唐彥升九經字樣亦附

蜀本之後但可布蜀經字法今此石經未有年月一行諸

臣姓名十行大書開成二年丁巳歲凡夫豈未之見而妄

指為孟蜀邪

又云孫恂唐韻文殷二韻三聲皆分獨上聲合一咸嚴洽

業二韻平入則分上去則合按今廣韻即孫恂之遺文殷

上聲之合則有之咸嚴洽業則四聲竝分無併合者

切者兩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為盜竊之竊於

古未聞豈凡夫所以自名其學者邪

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

戰國策注分其地如破瓜然鹽鐵論隔

絕羌胡瓜分其地

竈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今云瓜當作瓜突當作

突然則鮑昭蕪城賦所謂竟瓜剖而豆分魏玄同疏所謂

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識字邪按張參五經文字云突徒兀反作突者訛

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爲晉之虎頭颺下 顧長康 爲虎頭將軍陸龜蒙

唐人也而以爲宋之象山乙下 陸九淵 號象山先生王筠梁人也而

以爲晉蜺下 梁書王筠傳沈約以郊居賦示筠讀至雌 覓連蹠約撫手欣怵今引此事謂之晉王筠約既

梁人安得與 晉人語哉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爲南朝稱此真所謂不

學牆面者與

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扶按晉書虞嘯父傳爲孝武帝

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

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明

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木曾全讀但見中間有貢獻之獻適

與帝字相接遂以爲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帝也萬曆間

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凡夫著書之人乃猶

如此

恂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帝諱詢荀悅曰詢 之字曰謀非恂也行

字箋漢平帝諱而不知平帝諱衍荀悅曰衍之字曰樂 師古曰衍音口旱反非

衍也

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註尾姓 敦名引

之云後漢尾敦路劫劉虞首歸之莽若以敦路爲人名而

又以葬爲莽是劉幽州之首竟歸之於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

囊墊二字兩引之而一作阨者古隘阨二字通用也箋乃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一 三

云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橫九野不知其當爲九畝又穀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

鵲鷦醜其飛也

變

此爾雅釋鳥文箋乃曰訓詞未詳然

非後人語驪馬白州也

驪

本之爾雅釋畜白州驪註州竅

也謂馬之白尻者箋乃云未詳疑誤

中國之稱夏尚矣今以爲起於唐之夏州地隣於夷故華夷對稱曰華夏夏然則書言變夷猶夏語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不始於唐也

云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

譜

不知孟子言孔子

先簿正祭器史記李斯傳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張湯傳使使八輩簿責湯孫寶侍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後漢輿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馮異傳光武署異爲主簿而劉公幹詩已云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矣

眊字云字不見經若言五經則不載者多矣何獨眊字若傳記史書則此字亦非隱僻晉語被羽先升註繫於首若今將軍負眊矣劉畧劉備性好結眊吳志甘寧傳負眊帶鈴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詩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輶彌衡爲鼓吏作漁陽搗摻摻乃操字操按後漢書衡方爲漁陽參搗蹠蹈而前註引文士傳作漁陽參搗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註云參音七紺反乃曲奏

之名後人添手作摻後周庾信詩玉堦風轉急長城雪應
闇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簦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隋
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
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正音七
紺反今以爲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漢人書操固有借作
摻者而非此也

邛京兆藍田鄉箋云地近京口故从口下邛夫藍田乃今之
西安府屬而京口則今之鎮江府此所謂風馬牛不相及
者凡此書中會意之解皆京口之類也

寸十分也漢書律歷志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本無可
疑而增其文曰析寸爲分當言十分尺之一寸夫古人之
書豈可意爲增改哉

五經古文

趙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
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
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愚考之其說殆不
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
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經而不言其
所出後傳儒林傳言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曰禮古經五十

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
而赤眉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
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

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
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
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
遂行是東京古人之傳惟尚書而已晉書衛恒傳言魏初
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
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後漢書儒林傳誤以三體書法為熹平所刊未知所立
幾經而唐初魏徵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
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註云梁有十二卷則他經亦不存矣册
府元龜唐玄宗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
為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
與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
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
書應是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
府是玄宗所改亦止於古文尚書而不聞有他經也夫諸
經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
以今豈其然乎

孔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

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

正義曰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

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也

更以竹簡寫之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文

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玄

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書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

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奐倣呂氏所鏤本書丹
刻諸石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書末
乾道庚寅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
好古之人雖今石其能保與今有廣信楊時喬所刻周易
古文恐亦後人以意爲之不
必有所受也

急就篇

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鄉曲之
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卽位
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劉芳撰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
暉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又書家亦多寫急就篇晁氏讀書
記曰自昔
善小學者多書急就章故有鍾繇
皇象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魏書崔浩傳浩旣工書

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儒
林傳劉蘭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李
繪六歲未入學伺伯姊筆讀之間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
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漸
微明初武官誥勅用二十八宿編號
永樂中字盡奉旨用漢急就章字

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爲
炁宅寺勅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
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
興嗣爲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
事中卽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遺注釋之舊唐

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與
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陳書沈衆

傳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為之注解是又不獨與嗣子範二人矣乃隋書經籍志云千字

文一卷梁給事即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

子雲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遵為之注釋今以為

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則異矣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

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山堂

考索本傳以為王羲之而此又以為鍾繇則又異矣隋書

舊唐書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隋書文苑傳秦王俊令潘

徽為萬

字文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

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

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為漢時學書者多為此語而後村劉

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

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

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

編于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即已

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

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啟之文有用草書者矣晉書郗鑒傳帝以鑒有器

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

章草

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羗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攷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爲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

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此又一說

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繇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刑故不勝爲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矣

北齊趙仲將學涉群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况巨邪柳仲郢手金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張觀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古人之謹重如此舊唐書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玄道爲長史君廓入朝玄道附書與其從甥房玄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玄道坐流雋州夫草書之釁乃至是邪

金石錄

金石錄有宋公繼餽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繼者莫知其爲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樂嗣位爲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樂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樂之音訛爲頭曼而宋公繼卽景公也宗均之誤爲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卽南蠻傳云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群蠻遂平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註未及正

黨錮傳註宗資

字叔都南陽安衆人祖父均自有傳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卽墨縣

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竝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註作莊

鑄印作減筆字

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水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酈道元注劉琨之爲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于洞渦卽是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四月氏叔琮營于洞渦驛

五代史唐本紀同

新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

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為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漢世家李繼勳敗繼恩兵於洞渦河

唯魏書地形志晉陽下云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

出大廉山一出原洞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西南入後

汾則又作同過字異 又按上文止四水或有脫漏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臯印點畫之訛而已

今驛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驛傳之

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揚州府曰廣陵驛鎮江

府曰京口驛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溝無古地名故以水

名之

畫

古人圖畫皆指事為之使觀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時

則周明堂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

王負斧展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孔子家語楚有先王之廟及公

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僑佹及古賢聖怪物行

事王逸楚辭章句秦漢以下見於史者如周公負成王圖霍光傳成

慶畫景十三王傳 猶言成慶圖非成慶所畫也紂醉踞妲己圖叙傳屏風圖畫

列女宋弘傳戴逵畫南都賦圖世說之類未有無因而作逮乎

隋唐尚沿其意唐藝文志所列漢王元昌畫漢賢王圖閻

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玉華宮圖鬪雞圖閻立本畫秦

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范長壽畫風俗

圖醉道士圖王定畫本草訓戒圖貞觀尚方令檀智敏畫游春

戲藝圖振武校尉殷敷韋無忝畫皇朝九聖圖高祖及諸主圖

太宗自定輦上圖開元十八學士圖開元人董萼畫輦車圖

開元人曹元廓畫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間朝

臣圖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學士圖凌煙圖武后左楊昇

畫望賢宮圖安祿山真張萱畫伎女圖乳母將嬰兒圖按

羯鼓圖鞦韆圖並開元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

佳麗伎女圖韓幹畫龍朔功臣圖姚宋及安祿山圖相馬

圖立宗試馬圖寧王調馬打球圖大梁人大陳宏畫安祿

山圖立宗馬射圖上黨十九瑞圖永王府王象畫鹵簿圖

田琦畫洪崖子橘木圖德平子汝竇師繪畫內庫瑞錦對

雉鬪羊翔鳳游麟圖字希言太宗秦王府諮議韋鷗畫天

竺胡僧渡水放牧圖相國錄事參軍封陵陽公周昉畫撲蝶按箏楊真人降真五

星等圖字景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藹記漢公卿祖二疏圖

舒元興記桃源圖通鑑蜀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

圖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維傳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

視之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無

差自實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

之意亡矣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觀漢李翁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

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

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况其下者

此可為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做前人而物之

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此近於空摹之格至
今尚之

謝在杭五禱俎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
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
畧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
師心鹵莽滅裂動輒託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僧繇展子
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
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
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
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
祖道元達鑣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而古
人爲之轉相沿倣蓋繇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
度易於循習耳

古器

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郟鼎紀甗
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
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出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故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鞞之甲班諸魯公
唐叔之國而赤刀弘璧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顧
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恒成虧有數是以寶

珪出河

左傳昭二
十四年

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

越絕書
亦載甚

盧去
吳事

殿前之鐘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鐘虞生毛則知歷世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一
久遠能爲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禍變悉命毀之而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之銷亡爲可惜矣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爲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而元裕之好作故物譜獨以爲不然其說曰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欸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邪自莊周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呷者况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者其可非也邪已上櫟括元氏之文春秋之於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

日知錄卷之二十一

日知錄卷之二十三

四海



書正義言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言九州之外有大

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州古洲字然五經無西

海北海之文而所謂四海者亦槩萬國而言之爾禮記祭義推而

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亦是槩言之海至左傳齊桓公言寡人處北海則直指齊地而孟子言伯克薛

紂居北海之濱唐時以濰州為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北海郡而樂昌縣遂有伯夷廟

謂之四海周禮校人凡將有事于四海山川註四海猶四

方也則海非真水之名易卦兌為澤而不言海禮記鄉飲

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又以見右之無海矣史記日者傳地

不滿東南虞書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據禹貢但有一海

以海為池

而南海之名猶之西河即此河爾

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
槩言之海也

宋洪邁謂海一而已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

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曰北海南至於交廣則曰南

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繇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之

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至如莊子所謂窮髮之北有冥海

及屈原所謂指西海以為期皆寓言爾程大昌謂條支之

西有海先漢使固嘗見之而載諸史史記大宛傳于寘之

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臨大澤無西則水皆西流注西

又遣甘英輩親至其地而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與海

商皆常往來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蘓武郭

吉皆為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又言突厥部北

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然則詩書所稱四海實環

華裔而四之非寓言也然今甘州有居延海西寧有青海

雲南有滇海安知漢唐人所見之海非此類邪

九州

九州之名始見於禹貢祭法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

各州之周禮職方氏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

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

州史記孟子荀卿傳騶衍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

乃所謂九州也蓋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後世

條支西海即是
一海今西洋會
巨舶往來可証
又北人凡遇水
之猶者即呼
為海如居延
青海之類若
北海真是流
沙合所謂又
必是也

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河圖括地象東南神州正南

州正西并州正中冀州西北并州北方玄州東北成州正東陽州淮南子地形訓同而以西北為台州正北為濟州

州或州拾州在州營州成州陽州唐初房玄齡與禮官議以為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入州則義不相

及遂除迎州等八座惟祭皇地祇及神州此荒誕之說固

無足采然中國之大亦未有窮其涯域者尹耕兩鎮志引

漢書地理志言黃帝方制萬里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

區而疑不盡於禹九州之內且曰以今觀之涿鹿今保東

北之極陬也而黃帝以之建都金山在懷來城北塞上之小山

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當時藩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

晉載記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乃移秦漢以來匈奴他部如爾朱宇文之類往往祖黃帝稱昌意後亦

一證也按魏周諸書惟云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而爾朱氏無聞

宇文氏則云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今舍拓跋而言厥後爾朱宇文誤也遼史言耶律嚴稱遼為軒轅後

昌意降居帝摯遜位至於洪水之災天下分絕而諸侯之

不朝者有矣以書考之禹別九州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

為幽并營者皆在冀之東北書肇十有二州傳云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

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高必其前閉而後

通前距而後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則舜不得而有之矣

此後世幅員所以止於禹迹九州之內而天地之氣亦自

西北而趨於東南日荒日闕而今猶未已也蔡仲默書傳亦謂當舜之

時冀北之地未闕子之言雖不盡然亦豈可謂其無所自必荒落如後世哉

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孔安國馬融並云疏謂堯時幽則今涿

易以北至塞外之地書流共工于幽洲孟子作州括地志云在檀州燕樂縣界今順天柳河密雲

縣并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

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詳凡漢之上谷漁陽右

皆不載之禹貢惟碣石為右北平然而益稷之書謂彌成

五服至于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

理志言幽州在渤海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

營衛志言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士

著而居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

里或其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謂孔氏以遼東屬青

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非所謂因高山大川以為限之意

蓋幽并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又引歐陽忞輿地廣記今

亦未有所攷

禹畫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肇始也昔但有九州今

有十二州自舜始也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

十有二州之文不同蓋漢人之說如此故王莽據之為奏

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乃分九州為十二

州至夏之世又并為九州故傳言貢金九牧竹書紀年

帝舜三十三年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亦未可信

然則謂禹貢九州為盡虞夏之疆域者疏矣

夏商以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

每代小有不同周書爾雅各與禹貢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

國為九州曰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周禮職方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

問數曰獫狁山川曰河洙浸曰菑時醫無閭在今遼東廣
寧衛獫狁養澤註云在長廣今山陽萊陽縣已無迹可考而
青之菑時洙之河洙礫出
於一條之中殆不可據

州有二名舜典肇十有二州禹貢九州大名也周禮大司
徒五黨爲州州長註二千五百家爲州左傳僖十五年晉
作州兵宣十一年楚子入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昭二十二年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註州鄉屬也哀四

年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十七年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國

語謝西之九州何如註謝西有九州二並小名也陳祥道

禮書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

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

江淮河濟謂之四瀆而易坎爲水爲溝瀆大小之極不嫌同名

六國獨燕無後

春秋之時楚最彊楚之官令尹最貴而其爲令尹者皆同
姓之親至於六國已滅之後而卒能自立以亡秦者楚也
嘗考夫七國之時人主多任其貴戚如孟嘗平原信陵三
公子毋論楚之昭陽昭奚恤昭雖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公
子成趙豹趙奢齊之田嬰田忌田單單之功至於復齊國
至秦則不用矣而涇陽高陵之輩猶以擅國聞獨燕茂有
子之之於王增未知其親疎自昭王以降無一同姓之見
於史者及陳項兵起立六國後而孫心王楚儋王齊咎王
魏已而歇王趙成王韓惟燕人乃立韓廣豈王喜之後無
一人與不然燕人之哀太子丹豈下於懷王而忍亡之也

蓋燕宗之不振久矣。嗚呼！楚用其宗而立懷王者，楚也；燕用非其宗而立韓廣者，燕也。然則晉無公族而六卿分秦，無子弟而閭樂弒魏削藩王，而陳留篡于司馬，宋與宗子而二帝辱于金人，皆是道矣。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人君之獨也，可不畏哉。

郡縣

漢書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爲周制微弱，終爲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爲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後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爲廢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爲也。以余觀之，殆不然。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公十一年，楚子縣陳。十二

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

註楚滅諸小國爲九縣

十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成公六年，韓獻子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晉之別縣不惟州。五年，遺啟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註成縣賦百乘也又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十年，叔向曰：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二十八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哀公十七年，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說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戰國策：智過言於智伯曰：破趙則封二子者

各萬家之縣一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

十一年初縣杜鄭吳世家王餘祭三年子慶封朱方之縣

則當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已為縣矣按昭二十九年傳蔡墨言劉累

遷于魯縣則夏后氏已有縣之名周禮小司徒四甸為縣

遂人五鄙為縣縣士註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

縣亦作寰國語管子制齊三鄉為寰寰有寰帥十寰為屬

屬有大夫 顏師古曰古書縣邑字皆作寰以縣為縣掛

字後人轉用為州縣字其縣史記吳王發九郡兵伐齊范

掛之縣又加心以別之也

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中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

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匈奴傳言趙武靈王置雲中鴈門代

郡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又言魏有

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則當七國之世而固已有郡矣哀公

二年傳趙簡子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

氏註非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古時縣大而郡

小 說文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至秦

初置三十六郡以監其縣今按史記吳王及春申君之事

則郡之統縣固吳起為西河守馮亭為上黨守李伯為代

不始於秦也郡守西門豹為鄴令荀况為蘭陵令城渾說楚新城令衛

有蒲守韓有南陽假守魏有安邑令蘓代曰請以三萬戶

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趙封馮亭亦云而齊威王朝諸縣令長

七十二人則六國之未入於秦而固已先為守令長矣故

史言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而齊潛王遺楚懷王

書曰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張儀說燕昭王曰今時

趙之於秦猶郡縣也安得謂至始皇而始罷侯置守邪傳

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

時見於經傳者百四十餘國。又并而為十二諸侯。又并而為七國。此固其勢之所必至。秦雖欲復古之制。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謂罷侯置守之始於秦。則儒生不通古今之見也。三代時固有郡縣之名。然惟王朝有之。至周末又國并。而大國始有郡縣。非初制也。此論亦正見得一半耳。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則因魏之故。雲中鴈門代郡。則趙武靈王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則燕所置。史記不志地理。而見之於匈奴之傳。孟堅志皆謂之秦置者。以漢之所承者秦。不言魏趙燕爾。秦始皇議封建。實無其本。假使用淳于越之言而行封建。其所封者。不過如穰侯涇陽華陽高陵君之屬而已。豈有建國長世之理。

秦始皇未滅二國

古封建之國。其未盡滅於秦始皇者。衛世家言二世元年。廢衛君角為庶人。是始皇時衛未嘗亡也。漢書地理志始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凡四十九世。九百年最後絕。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秦始皇本紀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漢興有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之屬。如今世之土司。是越未嘗亡也。西南夷傳又言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然則謂秦滅五等而立郡縣。亦舉其大勢然耳。

漢王子侯

漢王子侯之盛。無過哀平之間。王莽傳五威將帥七十二

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後漢書城陽恭王祉傳莽

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十二月

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

愍之其竝復故國若侯身已沒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

封拜是皆絕於莽而復封於光武之時然漢書表傳中往

往言王莽篡位絕而表言安眾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為王

莽所滅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十三年侯松嗣

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為侯也表言今見者止此一人是

光武之時侯身已沒者其子孫亦但隨宜封拜而已光武

三年下云其宗室及絕國惟安眾之以故國紹封者褒崇

之忠非通例也又莽傳云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

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

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寇諸劉龔三十二人同宗共祖

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武五

子傳廣陽王嘉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諸侯王表

魯王閔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中山王成都獻書

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王子侯表新鄉侯佟莽傳作元始

五年上書言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若此之類光武豈

得而復封之乎又王子侯表序曰元始之際王莽攝朝偽

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

亦絕又可見莽攝位之所封者光武皆不紹封也夫惟於

親親之中而寓褒忠之意則於安眾之封見之後漢書卓茂傳云劉

宣字子高安眾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
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眾侯宣或即
寵之誤又李通傳云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眾宗
室會見註引謝承書曰安眾侯崇長沙定王五代孫與宗
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
歎以厲宗室以表計之雖正是五代孫而以紹封者為名
崇殊為舛錯當以前漢表為正又劉隆傳曰隆字元伯
南陽安眾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眾侯崇起
兵誅莽事泄隆以史文雖畧千載之下可以情測也此一
代之大典不可不論

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廢封為海昏侯薨元帝復封賀子代
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表云賀以神爵三年薨
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初元三年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
傳至孫原侯保世嗣傳至曾孫侯會邑嗣免建武復封是
光武之復封有此二人安眾以褒忠海昏以嘗居尊位故

與

功臣表蕭何九世孫禹王莽始建國元年更為蕭鄉侯莽
敗絕曹參十世孫宏舉兵佐軍本傳云先詔封平陽侯十
一世侯曠嗣今見非光武之薄於鄼侯而厚於平陽也非

有功不侯高帝法也

紅陽侯王泓以與諸劉結恩父丹降為將軍戰死見元富

平侯張純以先來詣闕見后漢皆得紹封按功臣侯復封

復封者四人高昌侯董永歸德侯襄平昌侯王而杜憲趙

獲三人功狀無考而周承休侯常自以周後

漢侯國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並無侯國以在畿內

故也。然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傅寬、高陵侯王虞、人思澤侯表、有高陵侯翟方進、竝左馮翊縣名、功臣侯表、平陵侯蘓建、平陵侯范明友、右扶風縣名、而高陵下曰琅邪、二平陵下曰武當、則知此鄉名之同於縣者、而非三輔也。若後漢則新豐侯單超、新豐侯段熲、京兆縣、夏陽侯馮異、櫟陽侯景升、臨晉侯楊賜、竝左馮翊縣、好畤侯耿弇、槐里侯萬修、槐里侯竇武、槐里侯皇甫嵩、枸邑侯宋弘、鄒侯董卓、竝右扶風縣、而嵩傳云、食槐里、美陽兩縣八千戶、蓋東都之後三輔同於郡國矣。東漢郡雜陽故馮翊扶風可以封功臣與西漢事圖不同也

地理志侯國有注有不注、殆不可曉、意者班史亦仍前人之文、止據其時之見在者而書之乎。

都

詩毛氏傳下邑曰都、後人以爲人君所居、非也。帝王世紀天子所宮

日都釋名都者國君所居考之經則書之云大都小伯、詩之云在浚之

都、作都于向者、皆下邑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隱公元年又曰邑有宗廟先君之

主曰都、無曰邑。莊公二十八年故晉二五言于獻公曰、狄之廣莫、

於晉爲都、謂蒲也、屈也。士伯謂叔孫昭子曰、將館子於都、

謂箕也。公孫朝謂季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謂成也。仲由

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謂郕也、費也、成也。萊章曰、往歲克敵、

今又勝都、謂廩丘也。孟子主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謂平

陸也、韓子、衛嗣君、以一都買一胥靡、謂左氏也。史記趙良

勸商君歸十五都灌園於鄙秦封鞅商十五邑秦王請藺相如召

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齊王令章子將五都

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張儀說楚王請效萬家之都以

爲湯沐之邑而陳恢見沛公亦曰宛大郡之都也其名始

於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註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而王之子弟所封及公

卿之采邑在焉於是乎有都宗人都司馬其後乃爲大邑

之稱耳縣士註距王城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故詩云彼都人士禮記月

令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而宰夫掌群都縣鄙之治註羣都諸采邑

也商子言百都之尊爵厚祿史記信陵君之諫魏王謂所

亡於秦者大縣數十名都數百則皆小邑之稱也三代以

上若湯居亳太王居邠茲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

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而項羽

分立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爲都王莽下書言周有

東都西都之居而以雒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

莽改長安日常安後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爲今代京師之

號蓋習而不察矣

史記商君傳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

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上都國都之都下都

都鄙之都史文兼古今語

漢書晁錯傳言憂勞百姓列侯就都是以所封國邑爲都

後漢書安帝紀徙金城郡都襄武龐參傳燒當羗種號多

愚謂都與居
同義有後世以
都爲帝王居
下此遂不敢
都耳與下邑
之都實不相
蒙耳

平南都賦以
死為先武
祥之地故與東
西二都並稱不
曰都會取義
也

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是以郡治為都而食貨志言長
安及五都以雒陽邯鄲臨甯宛成都為五都而長安不與
焉此又所謂通邑大都居一方之會者也如張衡南都賦
徐幹齊都賦劉
鄒趙都賦庾若後世國都之名專於天子而諸侯王不敢
稱矣

史記孝景中三年軍東都門外此時未有東都其曰東都
門猶言東郭門也程大昌以為自此
出雒陽東都者非三輔黃圖長安城東
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

鄉里

以縣統鄉以鄉統里備書之者史記老子楚苦縣厲鄉曲
仁里人檇里子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檇里是也書縣

里而不言鄉史記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應劭曰沛縣也
豐其鄉也

聶政軼深井里人淳于意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漢書衛
太子亡至湖泉鳩里是也亦有書鄉而不言里史記陳丞
相平陽武戶牖鄉人王翦頻陽東鄉人是也

古時鄉亦有城漢書朱邑傳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

都鄉

集古錄宋宗慈母夫人墓誌涅陽縣都鄉安眾里人又云
窆于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按都鄉蓋
卽今之坊廂也漢濟陰太守孟郁堯廟碑成陽仲氏居都
鄉高相里

都鄉侯

愚謂都鄉侯
但有食戶而
無分地非吏路
之也若梁冀之
州郡是宋時軍
得有封地也

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傳中言都鄉侯者甚多

皇甫嵩封槐里侯忤中常侍趙忠張讓削戶六千更封都

鄉侯具瑗有罪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上文作東詔貶

為都鄉侯是都鄉侯在列侯之下也趙忠以與誅梁冀功

封都鄉侯單超傳但言鄉侯今從本傳延熹八年貶為關內侯本傳作

今從單是都鄉侯在關內侯之上也關內侯無食邑如淳

超傳說高后紀託吳志孫資封都亭侯子鄰良賀卒帝封其

嗣進封都鄉侯是都鄉侯在都亭侯之上

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是都鄉侯所食之戶數也梁冀得

罪徙封比景都鄉侯是都鄉侯亦必有所封之地而不言

者史畧之也鄉侯都亭侯亭侯或言地或不言地亦同此

而無都鄉侯都亭侯

封君

七國雖稱王而其臣不過稱君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

申君是也秦則有稱侯者如穰侯應侯文信侯而蔡澤但

為剛成君漢典列侯曰侯關內侯曰君孔霸以師賜爵關

內侯號褒成君其薨也諡曰烈君孔光傳

圖

宋時登科錄必書某縣某鄉某里人蕭山縣志曰改鄉為

都改里為圖自元始嘉定縣志曰圖即里也不曰里而曰

圖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是矣今俗省作畧

謝少連作欵志乃曰畧音鄙左傳都鄙有章即其立名之

始趙宦光亦曰都鄙本作孟俗誤讀圖其說鑿矣

亭

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

以今度之蓋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鄭康成周禮遺人註

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尉止李廣宿亭下張禹奏請平

陵肥牛亭部處上以賜禹徙亭它所而漢書註云亭有兩

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任安先為求盜

亭父後是也晉時有亭子劉卞為縣小吏又必有城池如

今之村堡今福建廣東凡巡司皆有城韓非子吳起為魏西河守秦有

小亭臨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漢書息夫躬歸國未有第

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匈奴傳見畜布

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後漢書公孫瓚傳卒逢鮮卑

數百騎乃退入空亭是也滅宣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

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是上林中亦有亭也又必有人民如今之鎮集漢封功

臣有亭侯是也亦謂之下亭風俗通鮑宣州牧行部多宿

下亭是也其都亭則如今之關廂司馬相如往臨邛舍都

亭史記索隱曰郭下之亭也漢書註師古曰臨嚴延年母

止都亭不肯入府何竝斬王林卿奴頭并所剝建鼓置都

亭下後漢書陳王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會稽太守

尹興使陸續於都亭賦民饘粥酒泉麗娥刺殺讐人於都

亭吳志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是也京師

亦有都亭後漢書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竇武召會

北軍五校士屯都亭何進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王
喬為葉令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是也蔡質漢儀雒陽二

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人謂之旗亭史記三代
世表褚先生言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是也西京賦曰旗亭五重薛綜

註旗亭市門樓也立後代則但有郵亭驛亭之名而失古
者居民之義矣晉書載紀慕容垂請入鄴城拜廟苻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

亭侯

通典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為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
恐不然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桓帝紀封單超等五人為
縣侯尹勳等七人為亭侯列傳中為亭侯者甚多大抵皆

在章和以後丁綝言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樊宏願還壽

張食小鄉亭則建武中似已有亭侯矣楚漢春秋高祖封

裴松之曰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為不然蜀志中山靖王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按漢書作陸城侯志文衍一亭字

漢書王莽傳改大郡至分為五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

社

社之名起於古之國社里社故古人以鄉為社大戴禮于

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管子方六里名
之曰社是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曰自莒疆以

西請致千社註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史記孔子世家

冉有曰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爲社

哀公十五年齊與衛地自濟

以西禱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晏子景公子魯君地山陰數百社又曰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橐邑反市者十一社又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戰國策秦王使公子他謂趙王曰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商子湯武之戰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晉氏春秋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又曰越王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墨子今河南太原青州鄉鎮猶以社爲稱古者春秋祭社一鄉之人無不會集三國志注蔣濟爲太尉嘗與桓範會社下是也漢書

五行志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爲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是私社隋書禮儀志百姓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後人聚徒結會亦謂之社萬曆末士人相會課文各立名號亦曰某社某社崇禎中有陸文升奏訐張溥等復社一事至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罰宋史薛顏傳耀州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曾鞏傳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石公弼傳揚州羣不逞爲俠於閭里號亡命社而隋末譙郡賊有黑社白社之名元史泰定帝紀禁饑民結爲擔社傷人者杖一百不知今之士人何取而名此也天啟以後士子書刺往來社字猶以爲泚而曰盟曰社盟

取年以來并此四
字亦廢惟利之
以右而已

此遼史之所謂刺血友也

今日人情相與惟年社鄉宗四者而已除却四者便昏然喪其天下焉

歷代帝王陵寢

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亥詔歷代帝王陵寢太昊以下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商中宗以下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以下十五帝各給二戶三歲一祭周桓王以下三十八帝州縣常禁樵采仍詔吳越國王錢俶修奉禹墓其時天下未一而首發此詔可謂盛德之事惜當日儒臣考之不審以致傳訛後世如云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並葬京兆咸陽縣者按劉向曰文

武周公葬于畢史記周本紀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

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後漢

志鎬在上林苑東孟康郭璞山海經註同書序周公薨成

王葬于畢傳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義曰案

帝王世紀曰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

在杜南與畢陌別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曰文王武

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此其在渭水

之南杜縣之中甚明雍錄曰文都豐武都鎬豐鎬與杜相

屬則皇覽謂文王葬于渭南者其理順也文王既葬渭南則

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而今乃祭於渭北咸陽縣之北十

五里蓋據顏師古劉向傳註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之

誤地道記已明言按史記秦本紀集解引皇覽曰秦武王

今望祭遠太祖
於木葉山其誤
四於五代史不知
木葉山在邠州
乃王子諱葬在
處遠祖葬在
邠州稱去尚遠
遠志可據

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家是也人以為周文王
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又秦始皇本紀末正義曰括地
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
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
昔人已辯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于秦惠文王悼
武王之墓不亦誣乎雍錄言元和一志皆李吉甫為之而
周公之墓亦遂兩出一云在萬年縣
西南二十八里一云在咸陽縣北十三里則
是自相殊異原其誤皆起於畢各之有兩也至云後魏孝
文帝長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南尤謬魏書言帝孝於文明
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焉之志及遷
維陽乃自表灑西以為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
堂云其曰方山者代都也灑西者維陽也孝文自代遷維

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孫名寶

炬以南陽王為宇文泰所立在位十七年葬永陵魏書出

於東朝不載其事而北史為立本紀且曰嘗登逍遙觀望

嵯峨山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然則今富平縣

東南三十里之陵即永陵也后妃傳文帝悼皇后郁久間
氏大統六年崩葬于少陵原

十七年合葬永陵當會橫橋北后梓宮先
至鹿苑帝輜轅後來將就次所軌折不進上有宋碑乃謬

指為孝文之葬而歷代因之豈非五代喪亂之餘在朝罕

淹通之士而率爾頒行不遑尋究以至於今日乎宋游師
雄紹聖

元年普寧寺題名亦
指此為西魏文帝陵嗟乎近事之著在史書灼然如此而

世之儒生且不能知乃欲與之考橋山訂蒼梧其茫然而

失據也宜矣

又考册府元龜唐高宗顯慶二年二月帝在雒陽宮遣使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則孝文之祭在雒陽於唐時未誤又曰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詔以周文王武王祠在咸陽縣俾有司修飾則似已在渭北矣魏書孝文太和二十一年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鄠武王于鎬隋書祀周文王武王于灃渭之郊舊唐書周文王太公配祭于鄠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于鎬竝與皇覽之言合自古所傳當在渭南又韓文公南山詩前尋徑杜野空蔽畢原陋亦謂其在杜中韓卽元和間人或其遺跡未泯憲宗之詔言祠不言墓非一地也

乾德四年詔誤以魏孝文文帝為一人淳化閣帖誤以梁

高祖武帝為二人宋史黃伯思病淳化閣帖乖譌龐彥作刊誤二卷

堯冢靈臺

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臺安帝紀延光三年二月庚寅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皇覽云堯冢在濟陰成陽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穀林水經注城陽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後漢堯母碑曰慶都僊改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鄉曰崇仁邑號修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筍不敢採捕廟前竝列數碑括柏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修整堯陵

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蔭扶疏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破碎畧盡於城為西南在靈臺之東北宋史神宗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知濮州韓鐸言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免其租奉酒婦從之成陽在漢為濟陰屬縣北齊廢隋復置為雷澤縣唐宋因之金復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也而集古錄有漢堯祠及堯母祠碑是廟與碑宋時猶在也然開寶之詔帝堯之祠乃在鄆州今在東平州東北三十里蘆泉山之陽意者自石晉關運之初黃河決于曹濮堯陵為水所浸乃移之高地乎而後代因之不復考正矣元史泰定帝紀泰定三年四月丁酉濮州鄆城縣言城西堯冢上有佛寺請徙之不

報

舜陟方乃死見於書禹會諸侯於塗山見於傳惟堯不聞有巡狩之事墨子曰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蚩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此戰國時人之說也自此以後呂氏春秋則曰堯葬于穀林太史公則曰堯作游成陽劉向則曰堯葬濟陰竹書紀年則曰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說文陶再成丘也在濟陰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而堯之冢始定于成陽矣但堯都平陽相去甚遠耄期之年禪位之後豈復有巡游之事哉因堯偃朱之說竝出於竹書而鄆城之跡亦復相近

括地志曰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按此皆戰國人所造之說或人告燕王謂致攻益而奪之天下韓非子言湯使人說務光自投于河大抵類此詩書所不載千世之遠其安能信之山海經海外南經狄山帝堯葬于陽註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成陽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赭陽縣湘亭南皆有堯冢

臨汾縣志曰堯陵在城東七十里俗謂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廣一百餘步背背山石惟此地爲平土深丈餘其廟正殿三間廡十間山後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竊考舜陟方乃死其陵在九疑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其陵在會稽惟堯之巡狩不見經傳而此其國都之地則

此陵爲堯陵無疑也按志所論似爲近理但自漢以來皆云堯葬濟陰成陽未敢以後人之言爲信

生祠

漢書萬石君傳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于定國傳父于公爲縣獄吏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漢紀樂布爲燕相有治迹民爲之立生祠此後世生祠之始

今代無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幾而毀其像易其主者舊唐書狄仁傑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暉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則唐時已有之矣後漢書張翕爲越雋太守有遺愛其子滿復爲太守蠻人懼喜奉迎道路曰即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滿

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蠻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以得安然則魏人之因子而毀其父祠曾越雋蠻人之不若邪

生碑

西京雜記平陵曹敞其師吳章爲王莽所殺人無敢收葬者弟子皆更名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此生立碑之始

晉書南陽王模爲公師藩等所攻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模模感邵德勅國人爲邵生立碑唐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史之所書居官而生立碑者有此二事

唐武后聖曆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勅旨毋得擅立碑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其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舊唐書鄭瀚傳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德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是唐時頌官長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宋史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詔諸道長貳有異政請立碑者委參軍驗實以聞今世立碑不必請旨而華衮之權操之自下不

但溢美之文無以風勸而植於道旁亦無過而視之者不旋踵而與他人作鎮石矣

冊府元龜宋璟爲相奏言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與臣

立遺愛頌璟嘗爲廣州都督夫碑所以頌德紀功臣在郡日課無

所稱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見在樞密

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勅廣府卽停

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爲前刺史孟溫禮樹碑因是亦命罷

之

張籍送裴相公赴鎮太原詩明年塞北清蕃落應建生祠

請立碑以晉公之勲名而頌祝之辭止此當日碑祠之難

得可知矣

張公素

大明一統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張仲素德宗時以列將事

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詔仲素代爲

節度使同平章事考之新舊唐書列傳則云張仲武爲盧

龍節度使破降回鶻又破奚北部及山奚威加北翟擢累

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一統志亦有張仲子直武列於仲素之後

方多不法畏下變起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詔賜

旌節在鎮二十三年比歲豐登邊鄙無虞張公素以軍校

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爲副大使公素以兵

來會喪簡會出奔詔以公素爲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

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

軍按盧龍節度使前後三人皆張姓曰仲武曰允仲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詳其歷官即公素也又其逐簡會在懿宗咸通十三年距德宗時甚遠且又安取此篡奪暴戾之人而載之名宦乎今灤州乃祀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貽千載之笑也已

又考唐時別有一張仲素字繪之元和中為翰林學士有詩名舊唐書楊於陵傳所謂屯田員外即張仲素白居易燕子樓詩序所謂司勳員外即張仲素續之今本長慶集誤作續之即其人也然非盧龍節度使張濟傳祖仲素位至中書舍人

王巨

肇慶府志宋王巨淳熙中為博羅令築隨龍蕪村二堤民

賴其利後知南恩一統志誤作王巨今博羅名宦稱宋丞相文正公前博羅令而不知文正未嘗為此官宋史王巨大理評事淳熙又孝宗年號也蓋士不讀書而祀典之荒知平江縣唐也久矣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三



書